

# 时空穿越与文明互鉴

「蓝色飘带——探索神秘海域 邂逅丝路遗珍」展览解读

国内地与中国澳门在海洋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一段多元文化之旅

作为多元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博物馆邀请了国际知名艺术家参与展览创作，汲取中西文化之精华，使整个展览达到“中西合璧、古今交融、虚实结合、现代科技”的艺术呈现。

展览展现了多元文化和古今交融的景象。博物馆通过饱含情怀的文化叙事、灵活可变的布局空间、科技赋能的艺术互动、材料的文化与美学表达、先进的文物保护与展陈技术等多个亮点，让现代设计赋能传统非遗工艺，在光影与虚实交织间，激发观众的艺术感知与创意探索，构建全球多元文化对话的桥梁。

博物馆的空间设计通过现代建筑语言赋能中国传统非遗工艺，展厅廊柱匠心呈现景泰蓝掐丝珐琅工艺与中式斗拱智慧，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文物与艺术元素，重构文物及空间叙事，彰显历史价值，衬托文化底蕴。

博物馆整体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流动的艺术载体。博物馆的展览布局通过藻井轨道顶结构、可移动LED屏和活动展板，具备高度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展览的需求。模块化的可变布局赋予空间无限可能，打破了固定边界，创造出多维的艺术空间，成为历史与当代艺术的全新演绎，激发观众的艺术感知与创意探索。

(保利美高梅博物馆)



“蓝色飘带——探索神秘海域 邂逅丝路遗珍”是保利美高梅博物馆向观众奉献的第一个展览，于2024年11月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献礼澳门回归25周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展现澳门与祖国的深厚联系，也是各方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服务大湾区繁荣发展成果的具体呈现。

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保利集团指导，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展览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以海洋考古为线索，旨在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一起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去、当下和未来。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的专家组成联合团队策展，展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出水文物、纺织品、香料等文物及艺术品184组228件。

展览采取文物与当代艺术并重的指导原则，以国际化的策展理念结合创新科技的呈现方式，实现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有机结合。

## 一场时空穿越之旅

澳门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次展览以水下考古为线索，通过沉船考古、出水文物、古港遗迹，用文物诉说中国海上贸易的昔日景象，并呈现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成果，全方位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对全球文明多元融合的深远影响。

展览以时间为脉络，熔铸古今、汇通中外，共分为季风、文脉、交织、联结四个主题空间，分别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影响和展望。

第一空间“季风”展区，以宏观视角，讲述人类从敬畏海洋、了解海洋到利用海洋并开启航海探索世界的过程。通过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时间线进行串联，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海上文化的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构建出一幅幅海上丝绸之路的鲜活景象。

第二空间“文脉”展区，以水下考古为线索，以文物为展示重点，从考古视角勾勒出海路上丝绸之路的面貌，通过沉船、出水文物、古港遗迹，将海丝历史直观呈现出来，用文物诉说中国海上贸易的昔日景象，见证水下封存的老历史。

第三空间“交织”展区，从商品贸易、开拓使者、文化遗产、移民浪潮等方面，展现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全方位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对全球文明多元汇聚的深远影响。

第四空间“联结”展区，聚焦现在，展望未来，通过摄影作品、艺术家创作、装置艺术品等多种方式，探寻新时代人类对海洋的保护与探索。随着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条蓝色的飘带上重新被唤醒。

展览汇集了自元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反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珍贵文物，包括瓷器、金银器和香料等。这些展品不仅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凸显了中

## (上接5版)

从发掘情况看，这是一座战国时代古井，其与古“阳泉”“漾泉”之名是否有文化关联，尚没有做进一步考证。从考古实物看，推测九边形井圈上有围栏，应该是直棍栏杆的形式。我们看到的完整木棍，可能是寻杖（也称巡杖），是栏杆上部横向放置的构件。目前所知栏杆中使用寻杖最早为汉代，并且最初是圆形，后来逐渐发展出方形、六角形和其他一些特别形式，这处古井可能就是重要的实物例证。木构之间及立柱间采用榫卯相接，这对战国时期古建技艺传承增添了重要一笔。

## 柱础石

古建筑的磴墩、柱础、立柱建屋、架梁建殿等，离不开文化文明深入演进、社会进步发展。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城址内东北部是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和核心区，已完整揭露出面积近65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夯土基址，平面接近方形。发现有柱洞，柱下有磴墩、柱础石的做法。

另外，我们在偏关天峰坪遗址发现了大约4700年前的“柱础”（或为门轴石），更多认为还是“柱础”的雏形，应该是柱下有防潮作用的支撑构件。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确认了阿善三期石城聚落一座，揭露了护坡石墙两组、房址七座，其中连间石砌排房一座。有柱洞的石头立于五边形白灰皮房址八字形门的门口，直径约10厘米，人工加工而成。

## 碾磨地面

碾磨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用砖或石砌成的锯齿形地面的一种做法。多数是将砖石打侧，以其棱角所砌成的斜道，方便人和马车登上台基。这种做法汉代已有，唐宋非常多，在输社偶尔坪遗址也有发现。

偶尔坪遗址位于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西周村西的冲沟台地上，处于太行山中段西麓，古为北上党地区北端门户。已发掘出的遗迹有灰坑、灰沟、小型墓葬、灰坑葬、陶窑、土坑灶、地下建筑基址及地上夯土基址、部分夯土城墙等，时代从战国早期延续到战国晚期。其中，建筑基址和夯土基址是此次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夯土基址共发掘4座，位于发掘区西部，主要残存地下部分。石砌建筑3座，建造方法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用河卵石垒砌石墙和积石基础。木构建筑1座，在长方形土坑内中部起建，



稷山金墓1号墓北壁



偏关天峰坪遗址出土柱础石(门轴石)



榆社县偶尔坪遗址路面

# 作「六器」礼天下——虢国墓地出土玉「六器」精品赏析

刘征宇



图8

## 玉琥

刻虎纹或雕成虎形的玉器，是祭礼西方白虎之器。为六器中最晚出现的器型，常用圆雕、浮雕、线雕工艺。虢国墓地出土玉琥11件，虢季墓3件，虢仲墓7件，形态各异，质地为青玉或青白玉。虢仲墓两件玉琥，一呈奔跑状，一呈匍匐状，可见虢国人对猛虎的崇尚与喜爱。

奔跑玉琥(图9)



图9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殓衾之上。长9.3、高4、厚0.5厘米。青玉质，有墨斑。玉质较细，微透明。片雕。正背面纹样相同。虎作奔跑状，张口，臣字目，云纹双耳贴于头部，凹背，虎爪着地，粗尾上卷，身饰虎斑纹。

匍匐玉琥(图10)



图10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殓衾之上。长5.3、宽2.4、厚1.1厘米，出土时虎尾略残。青玉质，玉质细，微透明。圆雕。虎整体作匍匐状，臣字目，云纹双耳贴于头部两侧，背部饰虎斑纹，背左侧有一短瘤，腹部饰数条等距水波纹，尾短粗。嘴下一圆穿孔。

## 玉璜

祭礼北方玄武之器，在“六器”中数量最多，样式最复杂，为弧形玉器，其形制与甲骨文“虹”字相似。《周礼》载“半璧为璜”，但多数璜为璧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极少数为二分之一。虢国墓地出土玉璜两端有孔或无孔，可分为素面、龙纹、鸂鶒形、鱼形等样式，出土42件，虢季墓8件，加上七璜组玉佩的七璜，达15件。虢仲墓9件，加上六璜组玉佩和其他玉璜，达20余件。

透雕人龙纹璜(图11)

出土于虢仲墓内棺，是六璜组玉佩构件，长14.8、宽3.4、厚0.7厘米，白玉质，个别部位有黄褐斑。玉质细，微透明。透雕。正背面纹样相同，饰侧视人首纹，长发卷曲上扬，横臣字目，云纹耳，曲肢；人首纹上端负侧身回首龙纹，张口，上唇上卷，臣字眼，长尾，龙爪抓于人首发之上，身饰重环纹。一端有一圆穿，另一端镂空处为穿。

叠尾人首纹璜(图12)

出土于虢仲墓内棺，两件，形状、质地、纹样、玉色相同，长14.4、宽3.8、厚0.6厘米。白玉质，有黄褐斑。玉质细，微透明。正背面纹样相同、方向相反，饰侧视人首纹，长发卷曲上扬，张口，横臣字目，云纹大耳，作斜角叠尾状。两端均有圆穿。两璜形状、质地、玉色相同，且纹样可吻合相连成一玉璜，应为原组玉佩佩受损坏，特将一白玉璜剖成两璜，是“半璧为璜”实物例证。

虢国墓地出土“六器”与《周礼》《仪礼》记载虽不完全吻合，但体现了从祭祀用器演变为彰显权力仪礼重器，是“器以藏礼”观念的体现。

“六器”用途多样，是祭器、礼器，可用于神，可用于人。如璧也可作馈赠品或信物；圭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朝拜觐见的必带之物；不同形制的璋用途不同，《周礼》：“诸侯以聘女”“天子以巡守”“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六器”可作佩玉。《礼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比德于玉”。小型璧、琮均可配系，璜广泛用于佩戴，不仅能单个使用，还能搭配构成组玉佩，璜数彰显佩戴者地位。虎形器亦多作佩饰。“六器”可作敛器，用以辟邪、防腐。《周礼》：“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其位置“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周礼》认为礼敬天地、四方玉器需有特定颜色，故有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之说。《周礼·考工记·画绩》：“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但虢国墓地玉器中未见“赤璋”“玄璜”，这种颜色与方位的搭配，应是汉初礼学家受五行学说影响，对祭祀事务的理想化假设。

虢国墓地玉“六器”，既有自我生产，也有天子赏赐。《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纆，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纆”，因白玉稀缺，仅天子可用。但虢仲墓出土了上百件和田白玉，极可能为天子赏赐。虢国墓地也出土了不少商代玉器，武王灭商后，俘获大量美玉，赏赐有功之臣，与《逸周书·世俘解》：“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基本吻合。

虢国墓地是两周时期大型邦国公墓，其中虢季墓(M2001)和虢仲墓(M2009)两座国君大墓出土三万余件精美文物，特别是玉“六器”，为研究两周玉制、玉礼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 玉璧

玉器中出现最早、存续时间最长，用以祭天。玉璧圆形扁平，中有圆孔，璧面称“肉”，中心孔称“好”，肉大于好者称璧。虢国墓地出土玉璧达52件，虢季墓出土12件，虢仲墓出土18件。材质为和田青玉、青白玉和白玉，多光素无纹，仅个别雕琢纹饰；形状基本相同，厚薄不一，大小有别。有的因受沁蚀色泽变为黄白色、灰白色或土黄色。

龙纹白玉璧(图1)

出土于虢仲墓内棺殓衾上。外径19.1、孔径7.3、厚0.55厘米。白玉质，微透明，体较厚。局部受沁为黄白或黄褐色，器身边缘略有磨损。正、背面纹样相同，饰变体龙纹。

刻铭弦纹玉璧(图2)

出土于虢仲墓内棺殓衾上。外径15.1、孔径7.1、厚0.4厘米。出土时璧面粘有朱砂痕和麻布痕。青玉质，有黄褐、灰白斑。玉质细腻，微透明，体较薄，外边缘被磨圆滑。正、背面纹样相同，饰三组凹弦纹，内、外两组各为三道，中间一组为四道。璧身正面器孔边缘处有铭文，依势环形14字，此器应为商代玉器，周人获得后，铭文被刻意抹去，残余部分难以释读。

## 玉琮

礼地之玉，为外方内圆柱状管形玉器。虢国墓地出土玉琮10件，虢季墓出土1件，虢仲墓出土8件。形态基本一致，大小、玉质、玉色有所不同。皆内圆外方，有射。除一件商代小臣琮外，其余均为素面琮。

素面白玉琮(图3)

出土于虢仲墓墓主头西部，通高5.1、截面边长4.2、射高0.4、孔径1.8厘米。白玉质，玉质细腻，微透明，有黄褐斑。内圆外方，有射。体较矮小，射较短，四面中部各有一道纵向凹槽。上端射一侧有一斜圆穿。玉琮体型较小，近口沿处有小马蹄形穿孔，玉琮穿孔并不多见，推测是用于穿系佩戴。

小臣妥玉琮(图4)

出土于虢仲墓外棺盖板上。通高12、截面边长5、射高2.1、孔径4厘米。青白玉质，有黄、棕色斑。玉质晶莹，微透明。形体较大，呈纵长形，射较高。近射处一端横向镂出一近椭圆形穿孔。射一端平面有阴刻铭文，呈顺时针方向，为“小臣妥见(献)”4字铭文。小臣为商王朝中的职官名，晚商甲骨文见，“妥”为小臣名，“见”读为“献”。

## 玉圭

祭礼东方青龙之器。应是由戈演变而来，形态为下端平直，上端尖锐或平整的长方形玉片，称平首圭或尖首圭。还有一种琿圭，上端呈浑圆状，常作馈赠礼品之用。《周礼·春官·典瑞》称玉圭是“六瑞”之一，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之别，代表贵族身份，也称之为“命圭”。虢国墓地出土玉圭8件，虢季墓出土3件，虢仲墓出土3件。多在外棺或者内棺的盖板上，形体较小，大小不一，形状相近，上端有三角形锋，两侧边与锋边或有刃或无刃。近底边或有一至二个穿孔，或无穿孔。

虢季玉圭(图5)

出土于虢季墓内棺盖板上，高7.7、最宽处2.3、厚0.3厘米。青玉质，全部受沁，大部分呈黄褐色。玉质较细，微透明。锋边与两侧边刃钝厚，底边正面磨出斜薄刃，两角处各有一小穿孔。

虢仲玉圭(图6)

出土于虢仲墓外棺盖板上。高10.9、宽3.1、厚0.35厘米。青玉质，有灰白、黄褐斑。玉质细腻，半透明。尖锋，锋边与两侧边刃钝厚。下端两角各有一个单面钻圆孔。正背面各有一道切割痕。

## 玉璋

祭礼南方朱雀之玉。与圭形制相似，只是尖端变为斜边，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分体和柄两部分。《说文》：“刺上为圭，半圭为璋”。《周礼》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之分。虢国墓地出土玉璋7件，虢季墓4件，虢仲墓2件。玉璋多为素面，但有两件雕刻有龙纹、凤纹、人面纹。

人凤合纹玉璋(图7)

出土于虢季墓内棺。长13.2、上底宽2.5、下底宽5.2、最厚处0.4厘米。青玉质，受沁呈灰白色。玉质较细，微透明。如等腰梯形。周边刻牙形饰，正背面各饰一组人凤合纹，凤鸟在上，回首垂冠，尾羽向上卷过头顶后复下垂于胸前，利爪附着于人形头顶。人形屈身蹲坐，长发飘逸，横臣字目，右侧鼻部外伸高挑，左侧有耳，耳轮下向外出一锐角。梯形上边正中有一穿孔。

人龙合纹玉璋(图8)

出土于虢仲墓内棺盖板上。通长33.3、器身最宽处14.9、柄长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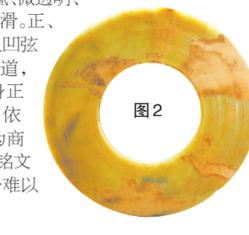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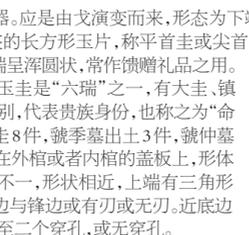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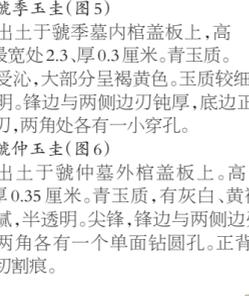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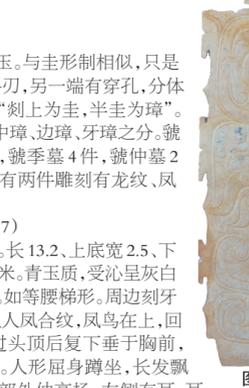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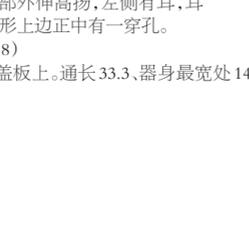


图8